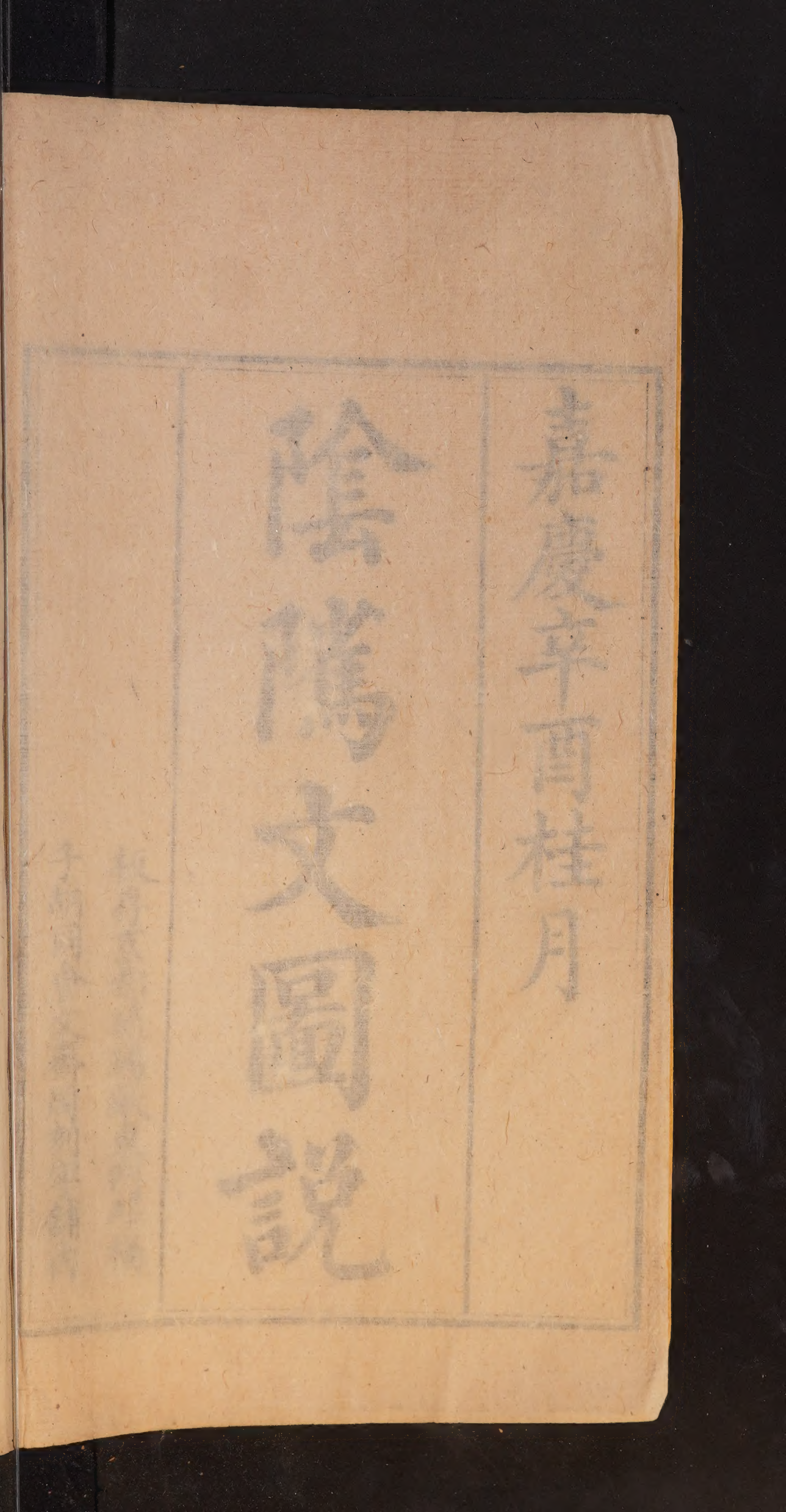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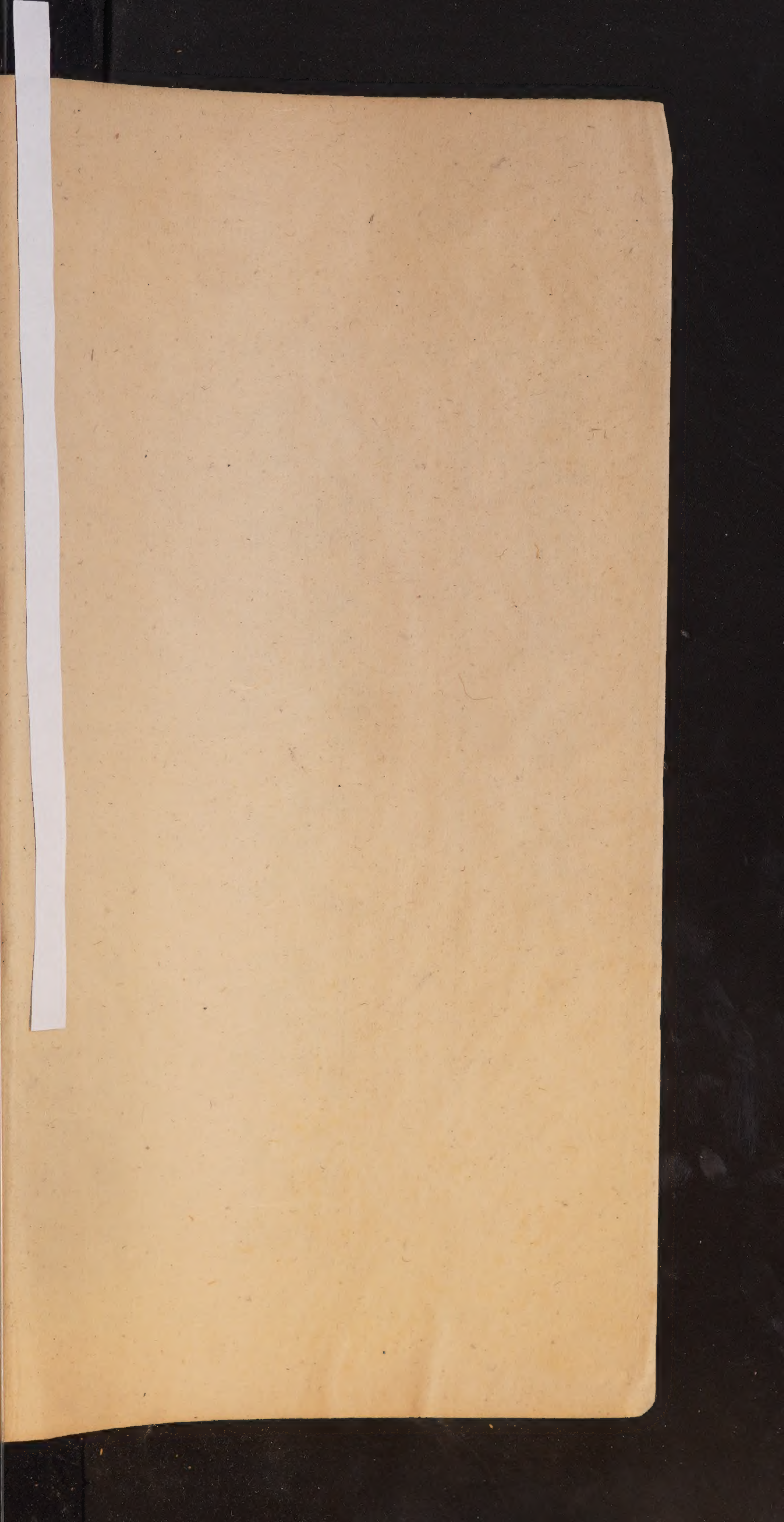

LIBRARY
DEC 11 1968
UNIVERSITY OF TORONTO



嘉慶辛酉桂月

陰陽文圖說





序

因緣果報之說儒家者流所不言然淸桂於易傳得兩言焉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於書傳得四言焉曰惠迪吉從逆凶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非因緣果報乎蒼蒼者之於人於鑒空衡平適如其人之所自爲而無所容心於其閒善惡所至禍福隨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儒家不言葢謂天道遠人道邇索之杳冥不如見諸行事豈其理之有或爽曩者吾兄榮桂

敬刊

觀音大士經

帝君降筆

閻王齋期復刋善惡報應八則又常取陰騭文圖之注之成四大冊將版行而力有所未及忽忽十有五年斯須不去諸懷嘉慶庚申清桂疽發背甚劇舉家憂懼一夕夢中見一道人爲救治曉起痛叚已日漸平復自念薄德無所以邀

神貺者因發念刋此書以成吾兄未竟之志書中每句博考故實修悖各有徵驗而今而後當尊聞行知以無負吾

兄昜善之志並望天下之八位此書座右以當戶牖几杖之銘顧諟明命身體而力行之豈惟濤柱之所厚願亦實易傳書傳之言信而有徵者耳謹序

嘉慶五年庚申八月中秋吉日弟子濤柱薰沐百拜敬書

濤柱之章

文昌帝君陰隲文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隲上格蒼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於是訓於人曰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欲廣福田須憑心地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祥爲國救民忠主孝親敬兄信友或奉眞朝斗或拜佛念經報荅四恩廣行三教濟急如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密羅

之雀矜孤恤寡敬老憐貧措衣食周道路之飢寒施棺槨
免屍骸之暴露家富提攜親戚歲飢賑濟鄰朋斗秤須要
公平不可輕出重入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印造
經文剏修寺院捨藥材以拯疾苦施茶水以解渴煩或買
物而放生或持齋而戒殺舉步常看蟲蟻禁火莫燒山林
點夜燈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濟人渡勿登山而網禽鳥勿
臨水而毒魚蝦勿宰耕牛勿棄字紙勿謀人之財產勿妒
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妻女勿唆人之爭訟勿壞人之名利
勿破人之婚姻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

父子不睦勿倚權勢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窮困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常須隱惡揚善不可口是心非剪礙道之荊榛除當塗之瓦石修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來往之橋垂訓以格人非捐貲以成人美作事須循天理出言要順人心見先哲於羹墻慎獨知於衾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永無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近報則在自己遠報則在兒孫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騭中得來者哉

弟子榮桂薰沐敬書



陰騭文圖說

元卷

謹按四川七曲山清虛觀碑記云

帝君生於晉姓張諱亞越人也後徙蜀卽梓潼居焉其人俊雅灑落其文明麗浩蕩爲蜀中宗師有功文教幼年發解隨第春宮感時事託爲方外遊及門諸子建祠祀之題曰文昌君唐元宗僖宗避寇入蜀顯靈擁護難平詔封晉王後人加稱曰帝蓋尊之也

帝君一十七世姓名事蹟詳於化書茲篇不載

帝君聖像



文昌帝君寶誥

至心皈命禮

不驕帝境玉眞慶宮現九十八化之行藏顯千百萬種之神異飛鸞開化於在在如意救刼以生生至孝至仁功存乎儒道釋教不驕不樂職盡乎天地水官功德難量威靈罔測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九天輔元開化主宰司祿職貢舉眞君七曲靈應保德弘仁大帝談經演教消刼行化更生永命天尊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

林鎬莆田人爲工科給事時議開陝岱以通運載民苦於役鎬奏罷之未允後鎬死至一朱門中有紫袍者索鎬生前善惡簿閱之見惡簿累累善簿止一小束各置天平內多者反輕少者反重視之乃諫罷役疏也紫袍者甚喜急命鎬還魂鎬曰此事某雖上請未蒙俞允何意冥間見重如此紫袍者曰君一念之善下民已陰受其福矣



未嘗虐民酷吏

梁武昌太守張絢常乘船行部民力役稍不如意卽重撻之杖死卽推之江中一日倚蓬窻間望見一人披髮流血從水面出對絢曰罪不當死被爾暴虐見殺今來相報絢遂暴卒

未嘗虐民酷吏



明夏原吉爲刑部尚書時一吏持精微文書請押因風吹爲墨所汚吏懼肉袒待罪公曰風也汝何與焉爾起次日早朝畢至便殿見帝請罪曰臣昨不謹墨汚精微文書上命易之公退吏猶懼甚公於懷中出所易者吏大感悅

未嘗虐民酷吏



北齊張思和天性暴戾爲郡守時吏稍有過必被枷鎖捶
楚備極吏不勝痛見之奪魄名曰生羅刹其妻數孕皆臨
産悶絕生子皆著肉枷四肢連絆後思和坐事受杖死時
手足如紐



羅倫應會試宿山東僕於院拾一金釧匿不以聞行兩日倫歎貧乏僕以金釧告倫大怒欲送還僕曰如此往返恐誤試期倫曰此必婢僕遺失倘主人拷訊因而致死是誰之咎寧不及試無令人死於非命也復至其家果因婢夜潑盆水釧在水中誤棄於地主笞婢婢欲尋死夫責妻妻欲投繯一門如沸公至出釧與之全活二命人卽以狀元期之至京巳二月初四倉皇投卷果中狀元



正德間崇明某姓操舟爲業時七月中旬大風海溢沿海居民漂没無算某駕舟中流不救人但撈物見一女子手抱一箱隨波而來扳舟求救某利其箱反用篙推沉此女及發箱有庚帖一紙其姓名生辰卽其聘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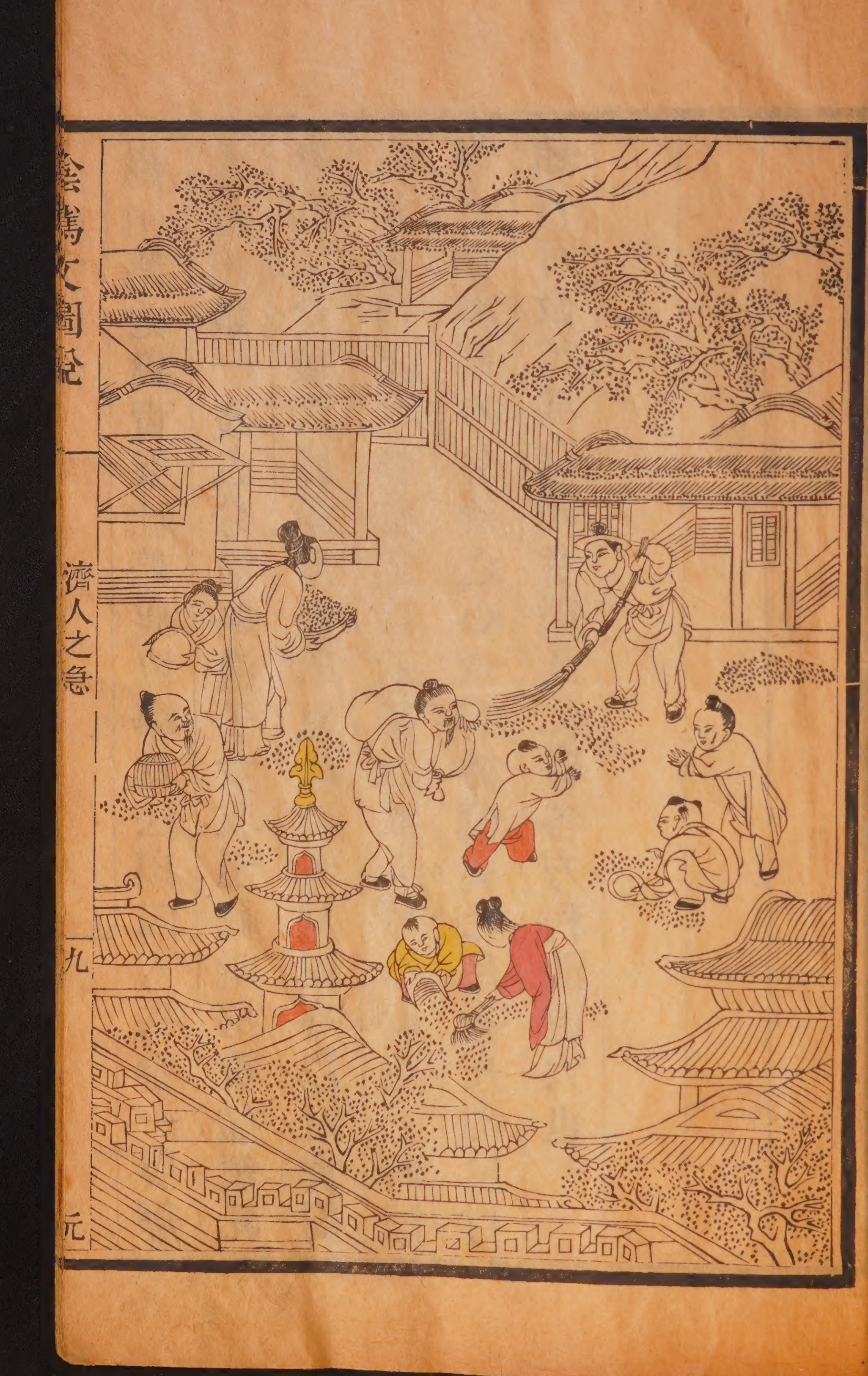


祝染延年人性極慈祥見人急難無不竭力周濟遇歲荒時捐資設廠施粥全活甚衆晚年生一子甚聰慧試舉日隣人有夢馳報狀元者鳴鑼鼓吹手持大旗上書濟急之報及榜開果染之子也


濟急之報

巴西大荒富人羅客有穀五千斛藏之內室封鎖完固索高價方糶一日大風㪷起門忽自開將客所貯之穀颺散街衢紅白之色各爲一堆顆粒不雜貧民爭取之俱獲飽食客愧忿之極自縊而死

濟人之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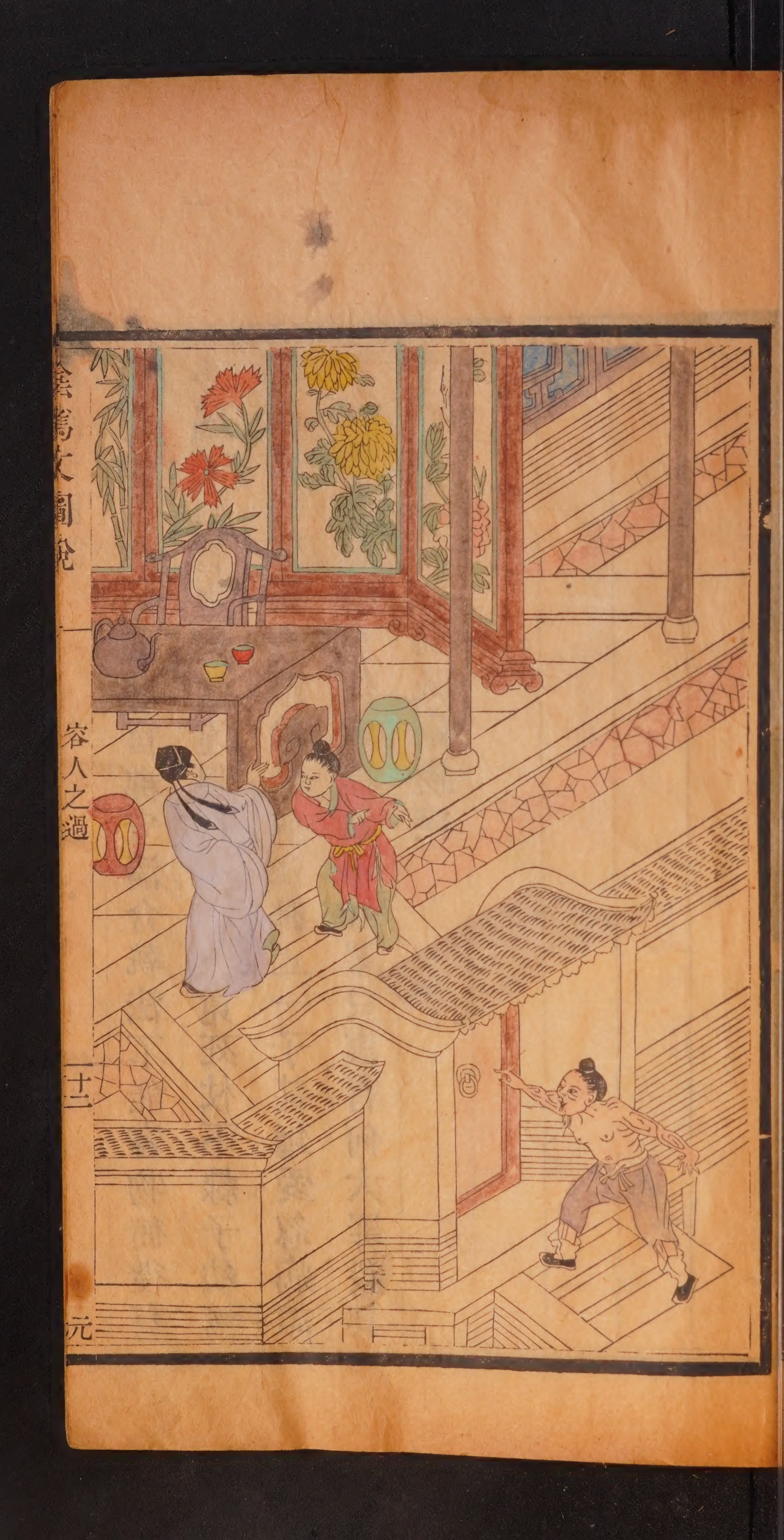
揚州蔡璉建育嬰社募衆協舉其法以四人共養一嬰每人月出銀一錢五分遇路遺子女收至社所招貧婦領乳月給工食銀六錢逢月朔驗兒給銀考其肥瘠以定賞罰三年之內聽人領養此法不獨恤孤又可濟貧免一時溺嬰之慘與四方好善之心世間功德莫此爲甚凡郡邑村鎮皆可倣行爲官司者循此化導各方利濟更大也



信州劉君祥病將死一子尚幼謂其弟君祺曰吾若不幸弟爲我子捍家財地下決不忘報及卒君祺設計逐其子盡有其產後五年鄰人張善祥遇君祥於途憂容可掬曰吾子爲弟所害有書一紙付之善祥方悟其死大驚回家以書付君祺君祺不信一日方與客飲忽大呼曰兄來也嘔血數斗兩手如懸而死


憫人之狐
十一
元

淮安强富持身謹慎接物謙和時值元日有小人逞酒登門辱罵富閉門不理家人不平富曰當此佳節誰不飲酒醉後發狂人之恒情若與之較量何小也是夕夢神曰汝於天臘之辰能忍人所不能忍　上帝嘉之賜汝福壽矣



容人之過

萬歷中高郵徐某歷官郡守清介執法不能容物衙役有小過必重笞之一隸違限責三十板竟死杖下隸子幼驚悸死隸母慘痛自縊徐後解任歸止一子甚鍾愛忽病語父曰渠來追我矣徐問誰曰不知渠只言有何大罪殺其一家三人言訖而死嗣遂絕



台州應尙書山中肄業夜聞鬼語曰某家之妻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嫁明夜縊死我得代矣公訪之果然潛賣田得銀四兩僞作其子書寄送其家父母得書知男無恙媳因不嫁未久夫歸完聚又聞鬼語曰我當得代奈此秀才壞我事旁鬼曰何不禍之曰　上帝克嘉乃心命作陰隲尙書矣我何敢禍公益修陰隲後果官至尙書



安福周子尹喜聲譽有才畧凡遇善事皆其倡首人盡稱之一日病故忽甦怏怏不樂自言閻君責我生平所行之善總是徒博虛名其實心陰行者蓋甚少也命吏撿簿示我心事開載鑿鑿如繪因遍告親友曰凡爲善者不可夾襍利名心冥中必以至誠發出者爲重也翌日復卒



宋張孝基爲富人婿富人止一子因流蕩逐之富人死盡以家財付基後富人子行乞於途基見而收歸令管庫察其謹厚無復故態悉以產業還之後基死其友遊嵩山道逢旌旗騶御擁護者乃基也相揖問故曰以還財事感格

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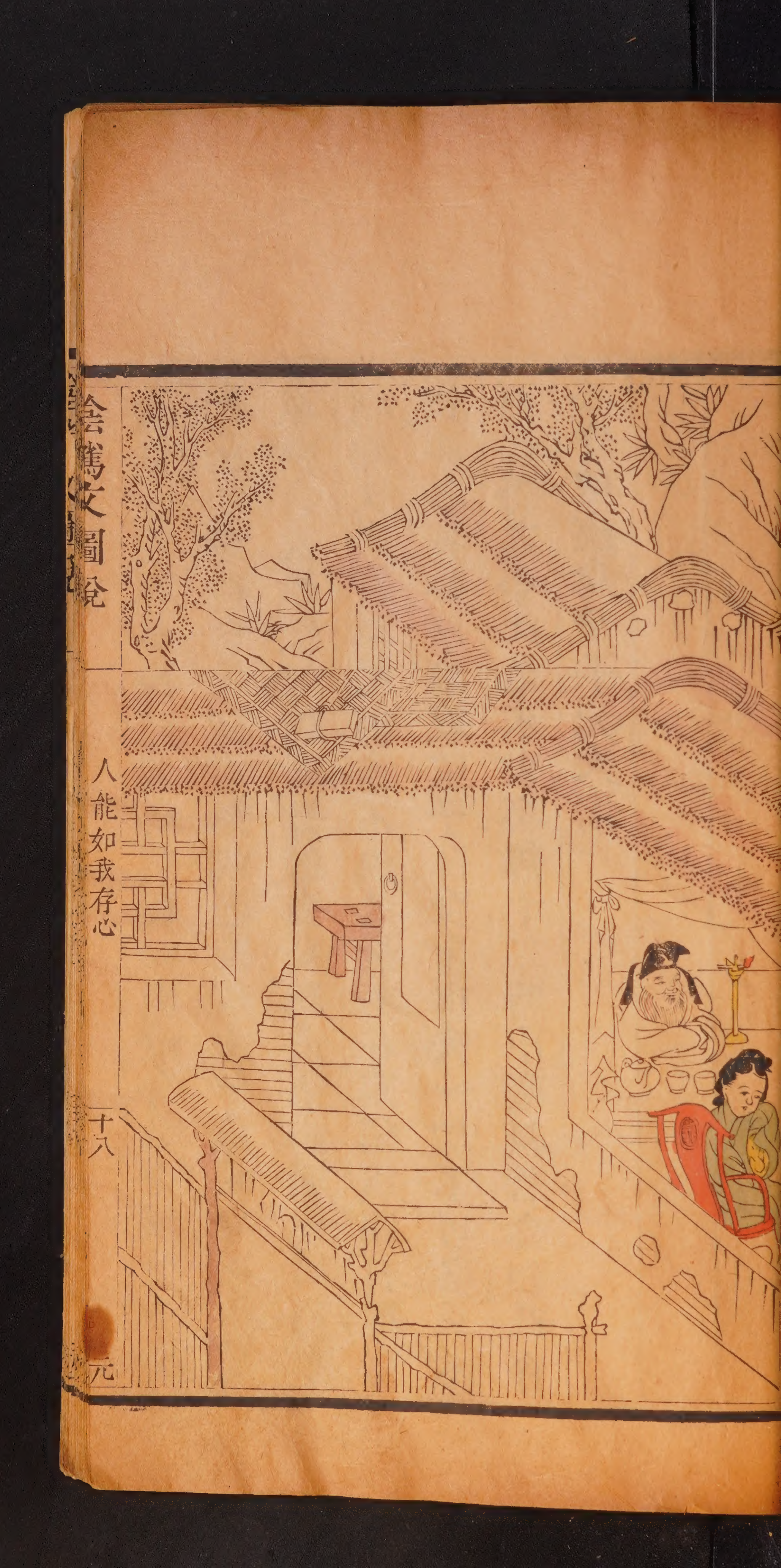
上格蒼穹

會稽人吳際友素以醇謹稱一生困悴晚年益甚偶遊天台山與一道者坐談際友自言生平無過而枉受天罰道者笑曰爾外冒長者之名心懷種種陰惡獲罪於天將降大罰若能廣行陰騭庶幾天心可格際友不能從竟困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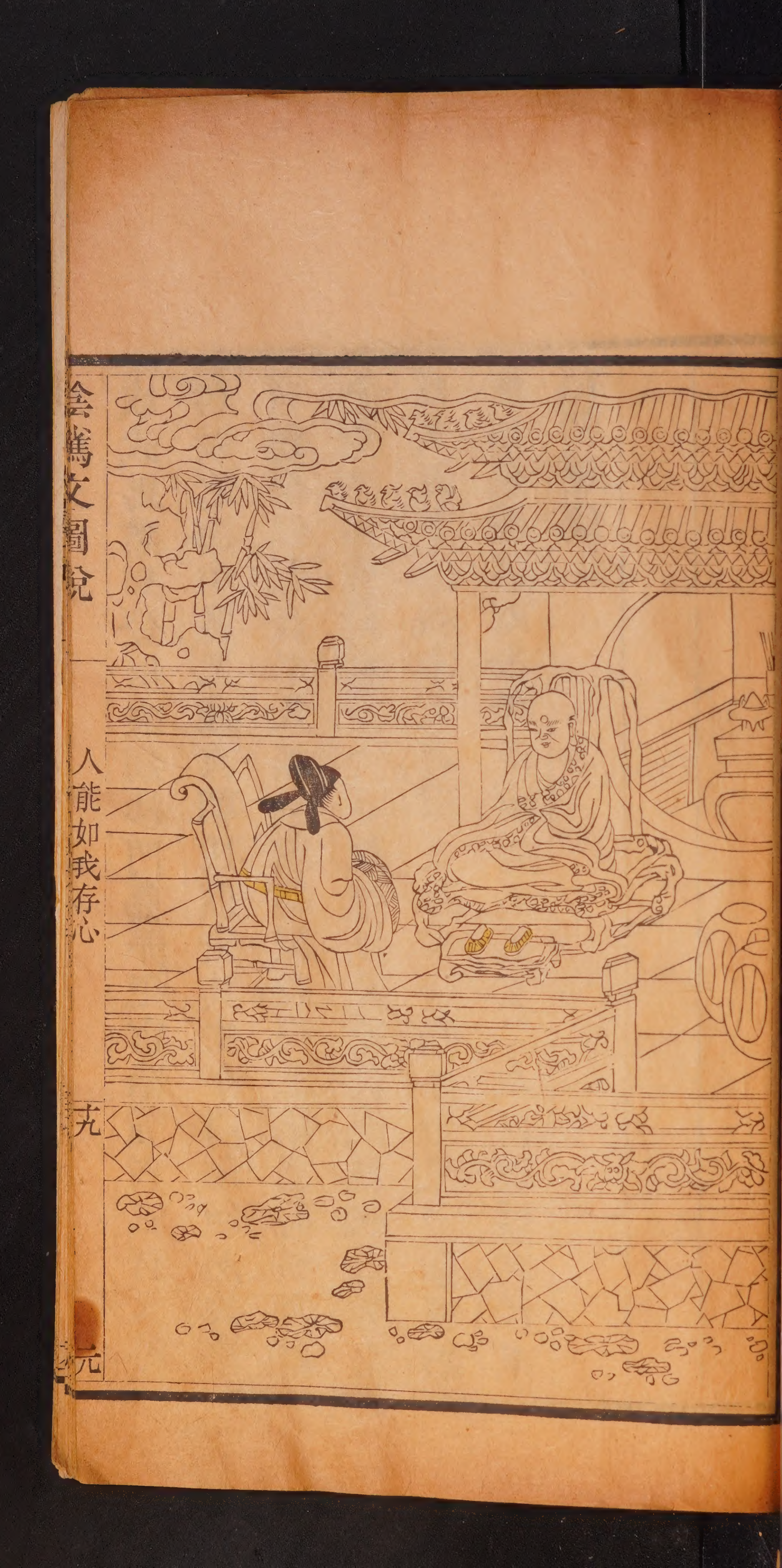


馮商五十無子往京貿易用價百金買一妾因問何故賣身泣而不答固詰之曰父爲押運官欠糧百石故賣女以償商將女還其父不取原價竟焚其券歸家妻問妾安在商告以故妻曰存心如此何患無兒數月妻孕里人皆夢鼓樂喧闐送狀元至馮家次日生京後中三元拜少師

人能如我存心



鄺子元翰林外補遂成心疾往叩眞空寺老僧僧曰公疾雖起於煩惱實生於妄想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仇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或事到面前可以順應卻又畏首畏尾猶豫不決此是現在妄想或期日後富貴功名皆如所願或望子孫登庸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十二時中毫無善念如此存心安望疾愈乎子元大慚



人能如我存心

成武馬默知登州宋制沙門島罪犯官給糧者三百人多則投之海中默上章言朝廷旣貸其生今以溢額而投海有傷皇仁乞查年久無過者移置登州上納之著爲令自是全活無算默無子一日正晝見絳幘雲披者挾二男女自天而下曰我奉天符以爾奏移沙門島罪犯一事俾續爾嗣復乘雲而去後默妻妾生男女二人皆聰慧默仕至都轉運使



天必錫汝以福

劉器之拜諫官累疏劾章惇小人不可用及惇爲相被竄雷州有貲郎迎合惇意欲殺器之惇卽擢爲雷州判官其人飛馭而來去貶所止二十里夜半忽聞怪聲如有物擊嘔血而死器之得免觀此善人自有天祐小人徒壞心術究何用哉



天必錫汝以福

于公漢東海人爲縣獄吏郡有孝婦寡居守節養姑甚謹姑恐妨其嫁自縊死姑女誣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辨公爭之不得孝婦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來公白其寃祭孝婦墓遂雨凡所平決民皆允服公門壞父老謀治之公曰可高大其門令容駟馬車蓋我治獄多陰德並無寃枉子孫必有興者後其子定國果爲丞相封平西侯孫永侶爲御史大夫



孫一謙爲南都司獄故事重四日米一升爲獄卒盜減至有不得食者謙製一秤秤米計飯卯巳二時持秤按名分給囚得飽有衣破者即爲澣補獄卒無敢橫索一錢終其官囚無凍餓凌虐之苦後致仕歸恍見無數官吏迎請爲某縣城隍長笑而逝


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

馬炳然正統間爲嘉魚知縣有盜入縣焚掠或竄其渠魁爲長鬚狀適團風洋有舟載二十餘人內有長鬚者馬不察執之而以獲盜報盡斃於獄馬秩滿召爲御史而眞盜爲他邑所獲巡按以馬同臺寢其事後馬任回舟泊團風洋夜爲流賊所刼闔舟被戮計其數亦二十餘人



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

竇氏名禹鈞燕山人年三十外夢祖父告曰汝無子又不壽宜早勤修禹素長者由是力行善事有家人盜錢二百千慮事覺自書劵繫幼女背示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遂遠遯公見而憐之即焚劵迨女及笄更以錢二百千擇配嫁之元夕往延慶寺燒香得遺金二錠銀三十兩明晨詣寺候之一人啼泣而至曰父犯大辟徧懇親知貸得金銀將贖父罪昨因酒後至此失去父命不可活矣公驗實還之同宗外戚有喪不能舉者爲出錢葬之凡二十七柩有女不能嫁者爲出錢嫁之凡二十八人遇故舊窮困擇其

子弟可委財者貸以金帛使之興販由公成立者數十家隣里待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量每歲所入除伏臘供給外悉以濟人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餘間聚書數千餘卷延文行兼優者爲師四方孤寒之士聽其就學厚其廩餼由公顯者甚衆公連生五子皆聰明俊偉復夢祖父告曰汝數年來功德浩大已掛名天曹延壽三紀五子俱賜顯榮汝可益加勉勵無惰初心也後長子儀禮部尚書次儼禮部侍郎三侃左補鈌四偁右諫議大夫叅大政五僖起居郎八孫皆貴公享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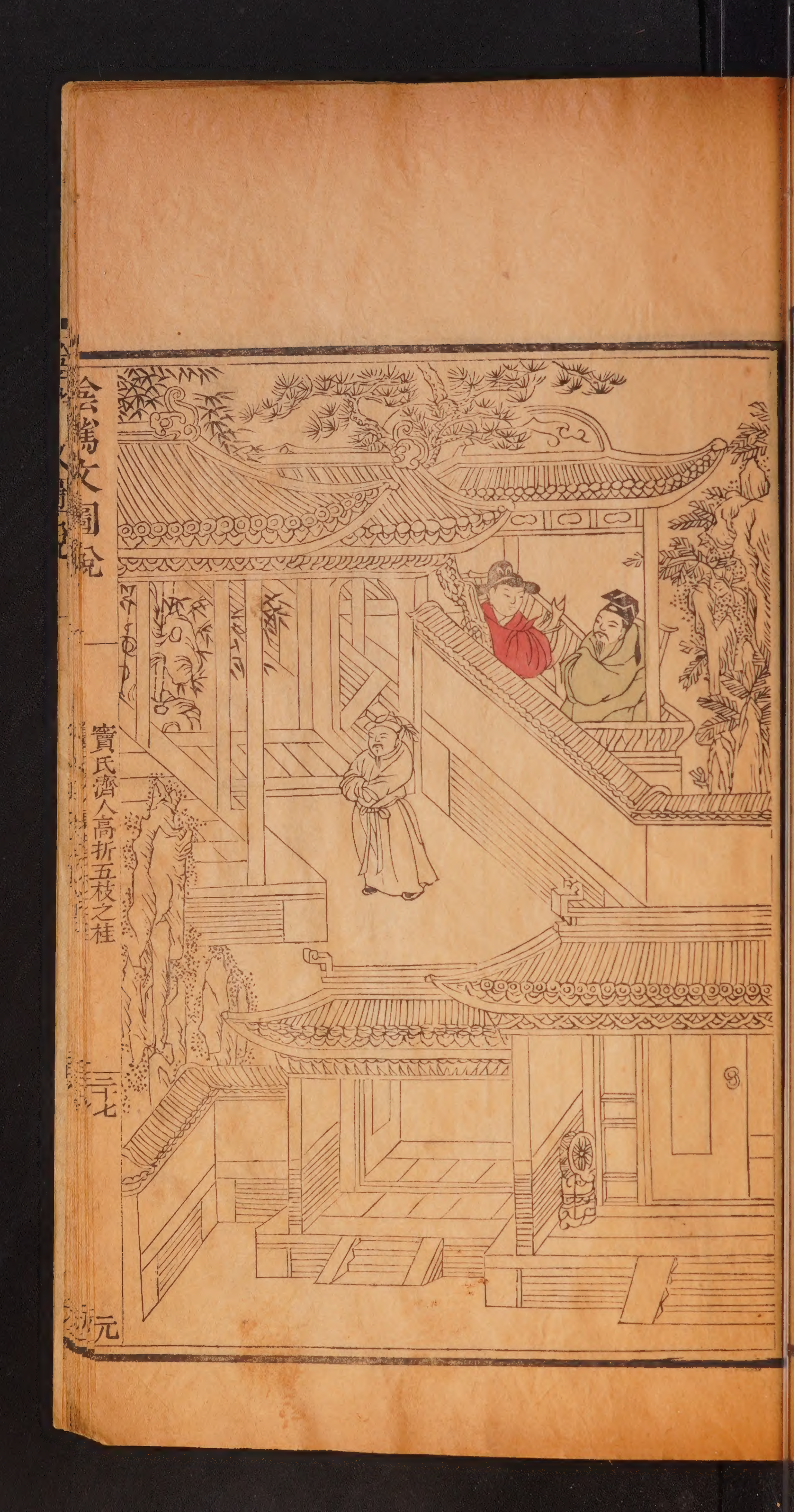
八十有二無病談笑而逝馮道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



崑山徐太史立齋已亥狀元其弟健菴庚戌探花彥和癸丑探花同胞三及弟從古未有也人稱爲世德之報某祖某爲蘇撫記室時三吳大水公具疏稿請賑饑撫公猶豫未肯上欲卜之公囑卜者第曰吉乃請於朝全活數百萬人

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



廣東小吏丁宗臣賦性刻薄見人貧窮則非誚之見人急難更傾陷之生平所爲毫無善行可稱五子一聾一跛一瞎一癱一兩手反背飲食需人親戚朋友見宗臣皆以爲不祥不與爲禮晚年罷職益困悴乞丐而死

竇氏齊八高折五枝之桂



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甲後春試畢復遇之僧見大宋舉手賀曰公骨相頓易似曾活數百萬生命者郊笑曰貧儒何力及此僧曰不然蠕動之物皆命也郊良久曰旬日前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吾編竹橋濟之豈此是耶僧曰是矣小宋今當大魁公終不出其下及唱第祁果狀元章獻太后謂弟不可先兄乃以郊第一祁第十始信僧言不謬



胡信字伯安當省試得潘氏園羣蟻聚於室童子將搆火焚之信曰以我一夕之安傷數十萬生命不忍也急徙居迨入試三藝既成思窘甚忽蟻集筆端不可逐久之文思泉湧而出經義立就蟻遂不見既得薦主司謂公經義有神助公知爲蟻報自是舉步不輕下足官至觀察

救蟻中狀元之選



杭州婦人某氏素兇悍遇蟻循行廚竈輒用火燒之死者不可勝計又常以石灰塡蚯蚓穴後生一子方懷抱婦偶出外歸見牀上一黑團驚視之則其子也已爲羣蟻攢嚙而死婦痛兒亦暴卒

救蟻中狀元之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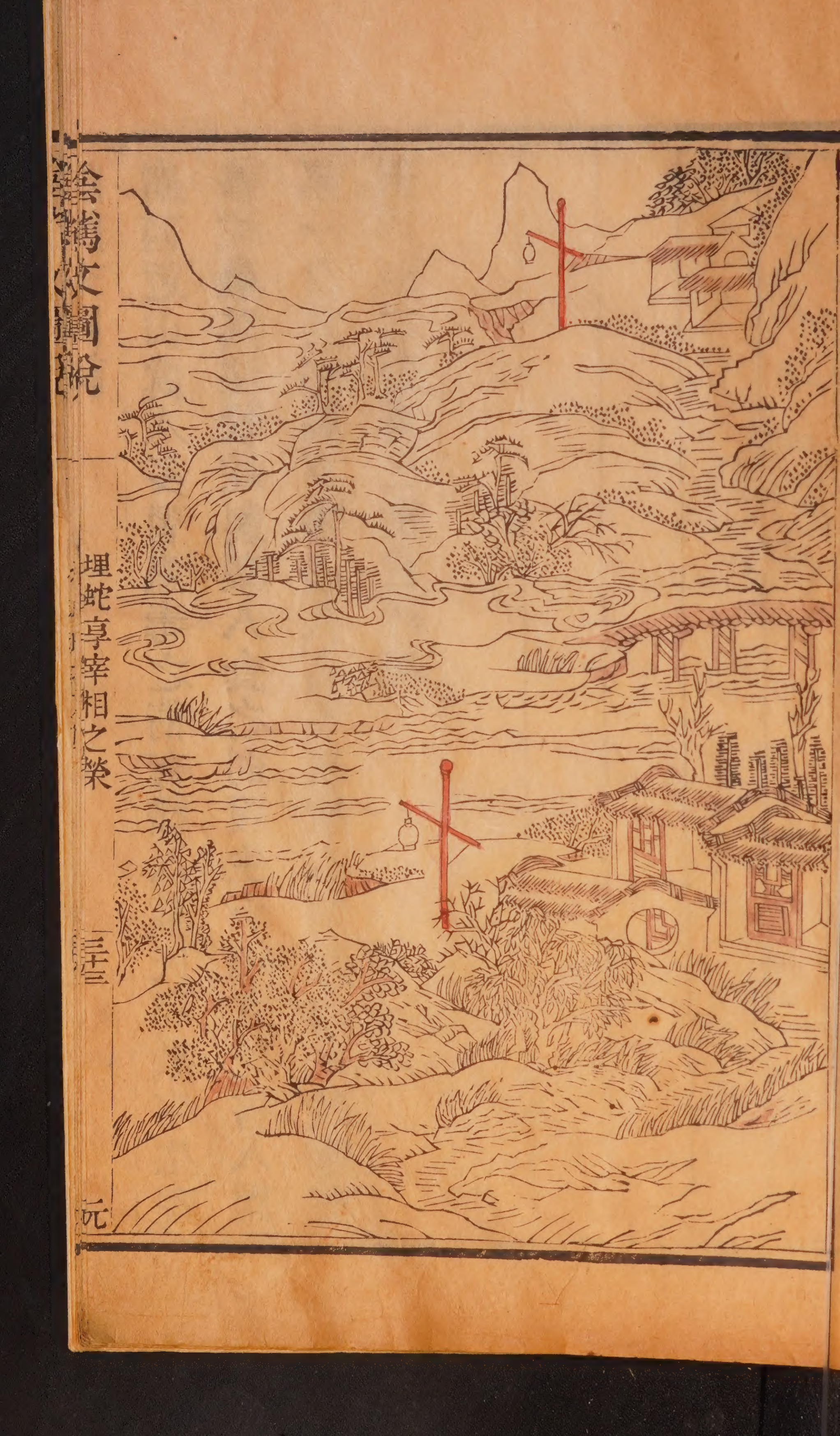
楚國孫叔敖常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比歸憂而不食母問故泣對曰兒聞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兒見之恐棄母而死也母曰蛇今安在曰恐後人又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吾聞有陰德者必獲善報汝必興於楚後果爲令尹執楚政

埋蛇亭宰相之榮



廣州山路叢襍多毒蛇藏榛莽中暮夜獨行者往往被害州民吳德生於蛇所必由處多立木標使人知避又造屋數間晚則懸燈高竿迷路者藉以棲宿往來咸稱誦之德生壽九十有六康健無比

埋蛇享宰相之榮



廣西近山處人多習蠱毒之術有婦人某氏開歇店生理善蛇蠱其法殺蛇製藥人食之則腹生小蛇立死害人累累一日其婦扃戶晝寢久而不出家人聞房內有跳躍聲開戶視之則身已變爲蛇矣

埋蛇享宰相之榮



范文正公卜居錢氏南園堪輿家謂此地當公卿接踵公曰我家獨貴孰若吳中士子咸教育於此遂奏請建學其處公存此心地故至今數百年來簪纓相繼多至宰輔

欲廣福田須憑心地



建州人林達性極貪殘里中有地風水最吉地主已葬其父達欲謀得之乃造僞契稱其父在時曾賣與我里人爭之不得遂以已父遷葬其中葬畢夢其父曰福田在心不在風水安有奪人之地而能享福利者今反因此絕嗣矣達闔家俱死於疫



欲廣福田須憑心地

商輅父爲嚴州府吏積善好施時行方便在署惟勸同事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縣囚解府必委曲救之多所全活一夕太守遥見其家有紅光沖天踪跡之非火也次日召問之對曰某夜來生一子太守曰彌月可抱來一看及抱至太守大驚異曰此子必貴命張黃羅傘送歸後果中三元作宰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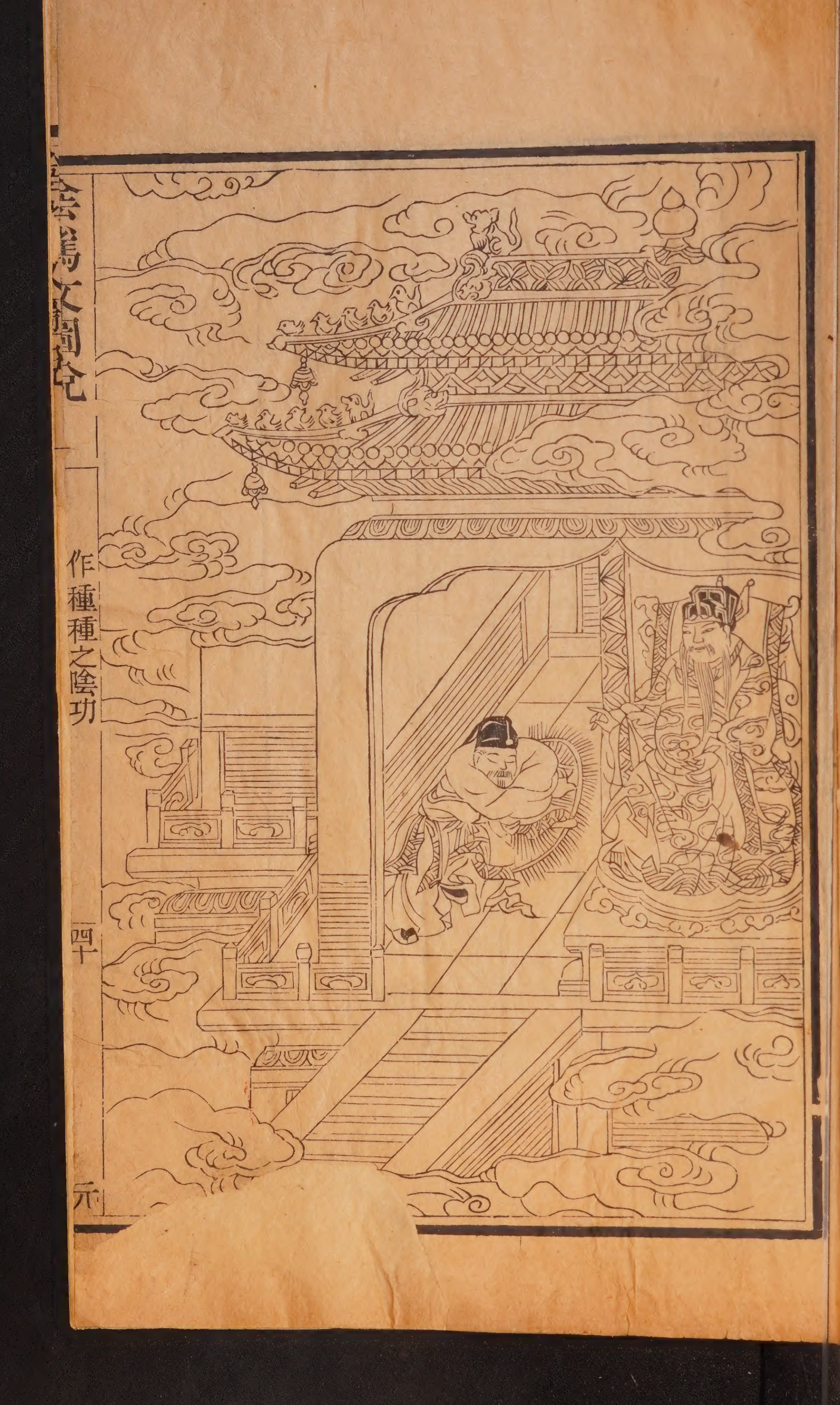
行時時之方便

昔有顯宦某公爲人清正無有干以私者六十外甫得一子甚鍾愛以出痘殀折公痛甚每於朔望焚表籲天自愬無罪一夕夢神告曰爾倖居官當廣行方便代天宣化爾一生只是了得自已毫無利益及人遇人急難往往避嫌矜節不肯救之存心多刻無子之報不亦宜乎公大悔恨



行時時之方便

昔有某士遇諸善事皆倡首爲之以博聲譽人稱爲善人彼亦居之不疑累試不第困悴日甚因祈夢於城隍廟夢神曰爾一生善事俱是爲名起見若名所不在爾必不爲天曹最重陰德爾一味圖名何足以感動　上帝且善人二字至美之稱爾陰竊之獲罪大矣尚望福乎某慙恚而死


作種種之陰功









